

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做客万宁,分享自己的生活心得

摄影大师原是资深生活家

文/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日日整理家务的过程中,我发现好整理的屋子,必然是没有死角的。从空间设计上来说,没有死角的空间也是更通透的空间。所以做室内设计,还要参考做家务的人的想法。”近日,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做客海南万宁华润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从咖啡与黑胶唱片(以下简称黑胶)说起,谈音乐,论咖啡,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

“听了阮义忠先生的分享,才知道原来生活那么美。”江西游客苏静说,没想到摄影大师也是“资深生活家”。



《人与土地》系列照之一,阮义忠觉得他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他的启发,都是老天给他的礼物。



《兰屿的头发舞》,头发舞现在已成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而当年为了拍摄,阮义忠却费了好大功夫。



《水塘鹦鹉鱼》,澎湖望安岛水塘村的村民到岸边收渔获。阮义忠看到一位妇人抱着一条硕大的鹦鹉鱼,他举起相机,妇人马上把鱼拿起擦住脸:“拍鱼就好,不要拍我!”

“宅男”与“旅行者”

阮义忠的生活“故事会”,从微博出发。

“2012年,在一个编辑朋友的帮助下,我开通了自己的个人微博。”阮义忠说,当时微博已经非常火爆,他的很多朋友早就玩得不亦乐乎,“我这个朋友和我说,你就随便写写,和粉丝互动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写呢,就得写出点东西。”阮义忠从一开始就觉得,虽然是140字的小短章,也随便不得,要“言之有物,绝不敷衍”。就这样,阮义忠将写微博当成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去对待,每一则微博必定要写满140字。

如何才能从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真光”呢?阮义忠的答案只有一个——用心。

“正在扫地,窗外响起鸟叫,起先只是几声,顷刻后山中及前林的鸟全被吵醒啼晨。放下扫把坐在窗前行文,能比鸟早起床的感觉美妙,夜色由深化浅,万籁由寂转鸣。此时绝对不能放黑胶或CD,只能倾听自然的大声无音。”

“雨来了,淡水河随观音山遁走不见。屋后靠山,再大的雨也见苍翠。有时水打树梢如打击乐章,时急时缓有节奏,此刻只是微微发声,仅像排练。”

既然决定好好写微博,那内容从哪来呢?“从日常的生活中来。”在阮义忠看来,平静的秩序,偶然的相逢,规律里的意外,日常中的巧思,这些正是可称得上“生活里的真光”的东西,值得写进那可贵的140字中。

阮义忠说,这是他少有的顿悟的时刻。因为那张海绵,他忽然顿悟:一切有形的物都会消失,只有无形的精神才能长存。“音乐感动了我,让我做了一些事、影响了一些人,而那些人又会做一些影响其他人的事。善的循环不会因任何物体的瓦解而崩溃,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阮义忠说。

如今,阮义忠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01万粉丝的网络“大V”。2013年7月,阮义忠将微博生活中的部分内容整理出版成《一日一世界》,“对于我来说,写微博就是一次新的旅行,一步一个天地,一天就是一个世界。”阮义忠笑着说。



《等待的母子》,摄于台湾第一条铁路支线淡水列车停止营运前。



《最深沉的乡愁》,摄于1990年高山族部落的四季小学的毕业典礼。

音乐与咖啡是最好的精神按摩

从绘画,到写作,再到摄影,阮义忠一路走来都有音乐和咖啡滋润。对他来说,品味咖啡和聆听黑胶并非专研的学问,而是包含人生况味的生活美学元素。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响起,我就呆了!每个音符都直击我懵懂的心灵,敲开我混沌封闭的层层脑膜。”阮义忠回忆道,情绪还未平复,唱片另一面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又把他卷进激情的波涛,“我当时想,这莫非就是天籁之音?从那时起,我开始陆陆续续买黑胶唱片,到现在已经收藏了超过2万张。”

事实上,激光唱片面市后,黑胶也一度被阮义忠封入仓库。“后来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改听CD,因为觉得黑胶不像CD声音那么干净。”阮义忠说,自己曾打算将黑胶作为垃圾丢掉,“在准备丢弃黑胶的时候发现,很多黑胶生了很重很重的霉。”

“我把唱片封面拆开,哦哟!里面的灰霉一下子扑到脸上,很脏,很恶心。”阮义忠说,打开黑胶封面时,唱片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海绵,看起来还好好,“海绵当时是只有很高档的东西才会有保护。然而就在我拿起海绵的时候,它碎掉了。”

阮义忠说,这是他少有的顿悟的时刻。因为那张海绵,他忽然顿悟:一切有形的物都会消失,只有无形的精神才能长存。“音乐感动了我,让我做了一些事、影响了一些人,而那些人又会做一些影响其他人的事。善的循环不会因任何物体的瓦解而崩溃,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阮义忠说。

那时起,阮义忠开始尝试“拯救”黑胶唱片。“在暗房里清洗黑胶上的霉,是一件很枯燥很乏味很辛苦的事情。”阮义忠说,要洗得很温柔,而且始终要保持站姿,洗完马上要吹干,“洗完三张就累得半死。”

然而就是在“拯救”黑胶的过程中,阮义忠又有了新的体悟。“清洗唱片是一件非常机械的事情,我一边洗,一边仔细看封套上的每一个图画,每一句话。”阮义忠发现,那个时代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时代,设计师是真的想着怎样更好地烘托音乐和作曲家的灵魂,“我试着从那张图和音乐之间的联系去理解设计师的用心,从这个角度重读音乐史,那个时间我非常满足。”

直到现在,阮义忠依然记得大部分唱片的作者、内容、发行年代,“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并且只有你身体力行之后才能感悟到,任何书本都无法教会你。”

关于黑胶,阮义忠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很多人都说我们国外的黑胶好,但是我发现大陆的黑胶质量也不差啊,不输给德国、意大利等国外产品,而且很便宜,买一张国外黑胶的运费都比它本身还贵。”

洗好黑胶之后,阮义忠会挑喜欢的唱片听。“只是音乐不但要挑时间听,也必须在适当的空间里听,否则便是噪音。”阮义忠说,好咖啡配好音乐的下午茶时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按摩,“无论再忙再累都要努力维持,累的时候尤其需要这种精神按摩。”

阮义忠对于咖啡也近乎于痴迷。“曾经有二十多年之久,我的早餐几乎都是在咖啡厅解决的。”阮义忠说,那年头还没便利商店,上班族最常去的是烧饼油条店、清粥小菜摊,或选择咖啡厅享用果汁、土司、荷包蛋,“而我选择后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最后上的那杯咖啡。”

对咖啡的痴迷造成的后果就是,“后来我家里不知不觉收藏了40多部咖啡机,各个特色鲜明,让我爱不释手。”阮义忠笑着说,做任何事最重要是找到乐趣,方能持之以恒,如此事情便能做好,也才有意义。

所有生活细节的痴迷者

正如人们从阮义忠的微博所看见的,生活中的阮义忠善于在一个又一个生活细节中发现情趣。

“我家里有很多音响,有时候我会专门为它们准备一些装饰。”阮义忠说,自己曾经买过一些地瓜,将地瓜泡在一个盛水的小碗中,“等到地瓜已经长出了叶子,嫩绿的藤蔓从碗里爬出来,越过喇叭,很漂亮,很有生机。”

这个小碗被阮义忠布置在他最喜欢的小喇叭上。“其实室内设计也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阮义忠说,在台湾的家中,一般都由他来做家务,晨扫、煮咖啡,“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年的家务做下来,阮义忠竟然还积累了不少心得,“不爱做家务的人无法真正爱家,也绝不可能是个好的室内设计师。设计不能只表现视觉美感,还得让打扫的人称心如意。”

在阮义忠看来,再好的设计都比不过自然,所以设计应该是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他打掉了餐厅和客厅的隔板,让光线流淌进来,再将一面整墙装上镜子,引入窗外的风景,天气好的时候,天上的云的走向就能在餐桌桌面上流淌。

喜欢布置生活空间,让在家也像度

假,与其说是阮义忠在生活中的追求,不如说是他的人生态度,“认真生活的意思是少空想多实做,要知道亲身经历而得到的领悟是智慧,从字面上读到的道理只是知识。”

阮义忠透露,自己接下来还打算写一本关于空间设计的书籍,把自己从家务中的体会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有很多的人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爱做家务,所以不知道做家务时最关心的是什么!”

“人文摄影大家原来也是‘资深生活家’。”苏静对阮义忠的分享很有感触,她表示自己得知阮义忠将做客海南万宁时专程从江西赶来,总算不虚此行,“听了阮先生的分享,我发现生活其实也可以过得很有情趣,不必太拘泥于条条框框,而应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生活,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

阮义忠是如此热爱黑胶,热爱咖啡,热爱生活,以至于他的新书《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专以咖啡和黑胶为主角。一书两看,正手咖啡,反手黑胶,阮义忠对生活的点滴热爱,如数融入在音乐里,沉淀于定格视角里,飘散在咖啡香醇间。



《为失落的优雅补白》,这是阮义忠唯一经过后期处理的照片,他希望这些“错过最好瞬间”的照片,能为越来越难看到的优雅行止稍作补白。



阮义忠在讲课。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阮义忠: 摄影最需要的是态度

文/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摄影最需要的是态度,要尊重镜头前的人、事、物。”日前,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师阮义忠在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举办的品质生活分享会上说。

40年前,阮义忠凭一本台湾客运车价目表,走访从未去过的地方,跋山涉水,深入乡土。阮义忠将此称为“一个人的旅行”,“旅行路上,最美的风景却是人。”

阮义忠在分享会上展示了自己在台湾旭海所拍摄的一张照片:一排村民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一件极其平凡的事件,却让阮义忠直觉到它的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人生,毫无所觉。

著名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张照片,他称这张照片为“上帝帮忙按的快门”。“事实上,我拍摄这些照片时,带有种敬畏的心,我要尊重我拍摄的对象。”阮义忠说。

“如果摄影只是外表光线、构图很漂亮,那这种漂亮是很肤浅的。如果没有被一些事情感动,我就拍不下去。”阮义忠认为,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用我拍摄的照片作为素材的话,我相信足以让行家们写成一篇篇动人的小说。”

在阮义忠看来,摄影的任务是发现、理解、见证,并能为别人带来启发。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阮义忠说,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被相机记录,就成了不变的永恒。而摄影者最大的挑战在于,要时刻保持身心的极度敏感与机灵,精准地抓住那永恒的一刹那。

“那个时候是那么投入,几乎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就连睡觉时都在想它。”68岁的阮义忠回忆过去时很高兴,如今虽然大部分景观、房舍外貌、生活方式都跟往昔不同,但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在,处处仍有知足、善良的人,“我很高兴能用相机留住台湾的那个时代。”

多年来,阮义忠用深情细腻的镜头,留存台湾乡土渐渐消逝的人情风景;用温柔简净的文字,讲述照片背后人与自然的亲密依存。正如他所说的:“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